

外国文学大系

危城纪实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危城纪实

优先快讯

一切座标、一切平面图、一切图片均已删除。此城现已陷入我们事先无法预见的状况。请将一切程式、一切筹划机、一切预见机上的资料清除，布署接收此一新信息。

优先报告

基地请注意，此频道的传送可能被当地的广播打断。我们所剩燃料甚少，目前只有此一条频道运作。

任务背景简报

自从本星球发现该城即将遭受摧毁或严受破坏后，本部已将一切计划和预估锁定一特定目标：如何接触该城并向其居民传达警告信息。过去一年（按该城之历法），本星球透过太空观察站以及本身间歇发射之无人操纵机器观察该城居民行止，外务部会议所得之结论是，尽管该城之科技在某些方面十分先进，但当中有一巨大空白，而由此所造成之无知，使其居民不明灾祸将至。此一空白似乎无法弥补。本部科技人员虽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其大脑结构，希望探知为何其科技在某一方面如此先进，在另一面却如此空白，但终究不得要领。就我们所知，天底下任何地方、任何族类都没有与此一族类有些许相似之处，而本部科技人员之理论因而也无用武之地。问题只好束请高阁。这也是本星球所遭逢的最扑朔迷离的难题，一个又一个部门接受挑战，却一一失败。

任务目标简介

凭空臆测无补大事，目前的要务是尽快全速建造一太空船载运人员登陆该星球。我们既已获得警告信息，而他们（我们相信）却无从得知，我们必须警告他们，同时提供协助。我们准备帮助他们疏散，载运老百姓他迁，减轻该区所受冲击。返回基地时，且带回一些适当人选加以训练，以弥补他们心智上或科技上的空白。我们的心智结构擅于预估、提供协助，一向已向其他星球提供了此类服务。这虽削弱了我们的人力，拖缓了一些其他的宝贵计划，但我们仍如期完成了太空船，且载来了必要的人员，七日前按计划在西岸登陆。

问题所在

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发布消息？原因有二。一：我们所需燃料比预估的多，因此必须节省。二：我们不知道问题之症结，无法确定如何发布消息。我们以为“他们心智结构上有空白”，这一看法，不着问题之边际。我们一直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因此在未明真相之前不能贸然告知。此族类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无法预知未来，而是他们对未来漠不关心。但事情却又不是如此的简单。要是说他们知道五年内他们的城市将全毁，或半毁，而他们仍无动于衷，事情要是如此简单的话，那我们可直截了当地说：此族类缺少动物的基本本质——生存的意志。因此，为了找寻他们的心理机制，我们无法将信息及早告知。现为了弥补此一延误，我建议将所见所闻，逐条逐步加以报导。这将涉及冗长而细微的描绘；此一族类及其状况绝对是在其他星球上前所未见的。

不可思议

首先，他们有件事叫人难以相信。起初我们并没发现，明白后，我们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此一点，以便弄清问题之所在。原来此城在六十五年前左右（该地时间），曾经历一次规模相当宏大的灾难。

我们于是马上想到，我们的专家知道的只是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不知道过去发生的灾难。其实我们的思想和他们一样都有缺陷。我们认为他们的思想有空白，无法看清未来，却从未想到他们的思想可能（或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空白，早就知道危急，只是不在乎罢了。又或是表现得满不在乎罢了。而由于我们无法看清此一可能，我们的思想和机器都没有调校对准过去的时间——他们的时间。我们对自己的设想信念如此之强，以致思考无法有效地运作，就如同这些族类一样，他们的信念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相信（我们天生如此）同样的灾难不可能重复，因为要是我们经历了某一灾难，必会吸取教训，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由于这一连串的设想，思想无法跳出心智的框框，看不清楚事实，不知道不久以前他们才经历一次类似的灾难，而现在又再次遭受威胁，否则这应有助于了解他们这种十分突出的性格。

登陆

我们的无人驾驶太空船过去数百年来曾采用不同的建筑材料，以各种的形状屡次登陆此星球，但数次不算频仍，直至一年前情形才有所改变。原因是除了处于这种特殊的毁灭状况与交战状态之外，其族类对我们科技革命的太空阶段来说，也并非很特别、很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最近我们的飞船已登陆了十二次，每一次都选在他们光满的时刻，每一次也都接近目标地点。登陆并不困难，因为该地带是半沙漠区，人烟稀少，而飞船选用的材料，亮光和他们星球的光一样，这也是我们总是选在他们星光最满的时刻登陆的原因；飞船即使显现，也不过如月光而已。此次任务（第十三次）使用的飞船由于船上有人驾驶，建材密度较高。

我们飞船按事先计划登陆。那大，天空晴朗，月色明亮。我们一着陆，即刻知道飞船露了形；附近有五六十个青少年正在进行配偶仪式，地上有火，有水果，有强音，但我们一降落，他们马上散开。从他们的心理思路来推敲，他们可能相信我们的飞船来自外星，但却漠不关心——不对，这种描绘并不确切。但切记，我们所尝试描绘的心理状态是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并不是他们对我们毫不在乎，而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显得冷漠淡然，让我们觉得有道障碍或阻碍，难以了解。青少年走了之后，我们勘查了那个地带，发现我们身处高山峻岭的内陆高地上，远离水域。城市是建在水边上。接着来了一群年纪较大的。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原来就住在附近，且是务农的。他们站成一堆观察我们的飞船。要了解他们的心思又是一重障碍。即使早在那时，我们已察觉他们和青年人在思维脉络上有所区别，综合后来所得，可以说：年纪大的认为身为社会的一分子，自己有责任或是有力量采取行动；年轻的则被摒除在外，或是说自己决定置身事外。这时阳光照亮大地，我们知道飞船已隐了形，因为那堆人中有两个走得非常靠近，我们还担心他们会走进船来。但他们仍然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感到了一些症状——头痛和恶心。他们对此十分愤怒。其实他们大可远离我们以减轻痛苦，但却觉那样有损自尊，而自尊之产生则基于他们对我们之理解。这又显示了他们和年轻人之区别。他们以为我们是某种形式的武器，要不是来自当地，就是来自敌

地，是属于他们那一星球的。

制战模式

天底下，人人都知道这一族类是在进行自我毁灭，或半自我毁灭。这是一场地方性瘟疫，这些就地理因素来说是天底下最强、最大的族群，完全受控于他们身上的制战功能。事实上他们每一族都是一个制战功能：他们的经济、个人生活，一切行动都是以制战、备战为目标。整个地区完全为作战这一因素所控，但其居民并不一定明白，因为这个族类有本事一边制战、备战，然而却认为自己爱好和平——对，真的，这么说并不离题、离谱。

行事无法理智

我们尝试解释他们心智上的障碍，或思想上的模式，但必须声明，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了解的，因为他们脑中可同时容纳几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却不自觉。他们因而也难以理智行事。此外，每一个地区的制战功能并不由居民控制，而是由地区本身控制。

每一地区都忙于发明各式各样的作战武器，务使完美。武器都非常先进，包括控制思想的各种设计以至太空飞船。他们不但向“敌人”保密，连居民也不知情。

顺民

例如最近的登月举动，登月的那一族群大事渲染，全球其他居民看得屏气凝神，但这并不是这族群的创举。不是，首次“登月”是在秘密中进行，是某一族为了要战服另一族而从事的。卑屈的老百姓则一点也不知情。各战争部门的许多设计和机器不断在全球各地测试，居民常常惊鸿一瞥，有时甚至看得一清二楚，而向当局举报。由于这些设计有的类似（至少在外表上）外星物件，因此报告见到“飞碟”（他们的用语）的民众，很可能是看到了他们自己族群所测试的最新发明，如侦察飞船，或木星体系侦察船等。

举报者通过层层官僚架构到达某一层面之后，都发现自己被人以种种方式劝退、奚落，甚至威胁，嘴巴给封住，无法报告自己观察所得。而一如往常，最近一个由高官组成的委员会奉命搜集证据，调查现今出现次数频仍的“不明飞行物体”，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辞令颇带官腔，于事无补，情况一如往昔。官方报告从未提及另有一份由他们自己少数成员所写的报告；他们这些公众代表人物的这种行为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全球各地，许多人都看到了像我们这一艘这样的飞船，或像来自其他星球的飞碟，或他们本区或他区的战争机器，但掌管一切的战争部门制造了一种气氛，认为这些人不是心智不足就是精神恍惚。他们那些人，除非自己亲眼看到这种机器或飞船，总是把声言看到的人视为神经错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即使真的看到了什么，也都不开腔。但由于亲眼看到的人实在太多，因此到处都有各种的异见份子，或愤怒团体。他们涵盖了老中少各种年龄，形成了最广大的次文化。对于在完全备战状态的社会中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当然不愿面对一个注定要夭折或残伤的未来，他们的反应就如前述，不愿参与社会的各类行政工作。年纪大的则似乎较能自我欺骗，在从事战争行为时，使用“和平”之类的字眼，且认同本身所在的地理区域。年轻的头脑较清晰，易于将地球视为一个单一物体，但较消极，悲观。我们认为年纪大的精力较大，

至少兴头较高，这可能由于他们思想较狭窄，认同一些狭小的看法。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登陆那天所见到的年轻人调头离去；他们当中有些人曾向当局坚称看到了各种奇怪的机器和物体，但都遭驳斥或威胁。他们准备将所见到的刊登在自己的通讯上，或以口传述。但和年长的人不同，他们是决不会让当局抓住把柄而被捕或盘查；年长的人大部分都不明白，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是如何的屈服。而看到我们前十二次降落的年长者态度也和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当中有些向当局报告所见的，但遭驳回；有一两个坚持不肯罢休的则被视为神经有问题。

但大致来说，他们都仿照当局的行事态度——自扫门前雪。这些人经过了讨论之后同意各管本身事，所见所闻不多言。他们当中有两个间谍，负责向战争部门报告所见到的，包括农民同胞的反应。

警讯一试

这是我们首次尝试向他们传递警告信息的情形。我们周遭当时就有二十个左右的长者，站在那儿不走，毫不畏惧，以为我们会再次降落，而不知道只是阳光的强度使我们隐了形罢了。我们于是决定利用他们，再次接触他们的思想潮流，且放送信息，但当中有道障碍，至少是些什么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而且沟通起来非常费时。而我们发觉飞船可能会动力不足。

不畏不惧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当初是估计错误。我们以为发布他们大难当前的消息会叫他们恐慌得思考的机器轧住，无法继续运作，因此我们非常小心，十分缓慢地输送，花去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碰上阻碍或抗拒时将之视为恐惧，其实错了。我们或许该在此时说明他们的基本心理状况——这是一个不畏不惧的族类，如果动力许可的话，详情以后再谈。总之，经过了一日一夜之后，他们的抗拒仍未消除，于是我们再给自己一日一夜的时间，希望可以克服他们的恐惧——我们那时以为是出于这个问题。经过第二个日夜的输送之后，他们的思想结构仍无改变。我再说一次，毫无改变。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当时告诉他们的，他们早就知道了。但当时由于完全没想到这一层，以为那一群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合我们的要求，只好决定另找对象，最好是不同年龄组别的。我们已试过了成年人，而我们怀疑（后来证实了）这一族类的人，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思想。

我们飞船降落的地方正好是经常举行前述的交偶仪式的地点。在我们尝试接触成年人的两个日夜期间，好几次从城里来了一些乘坐各种金属机器的年轻人，但一发觉我们的存在，即使没有亲眼看到，也都快速离去。他们都是白天来的，但在第二天太阳下山时，有四个年轻人搭乘一部金属运输机前来，他们下了机，坐在一小块岩石上，和我们相当靠近。

警讯二试

他们看来身强体壮，我们于是开始传送信息，浓度比向成年人所传的为高。动力虽然加强，但这四个年轻人吸收了我们的信息之后的反应和那几个长者完全一样。我们难以理解，于是决定冒险一试，冒着导致他们惊慌而逃的险，把整个信息的输送时间浓缩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向那群成人输送，花费了两个日夜）。他们的心思并没有拒绝接收我们所说的，也没因恐惧而

轧住了机制。他们只是呆板地相互复述了我们所传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当中虽有些许不同，但大致如下：

“他们说我们只有五年的时间。”

“真糟糕。”

“是啊，那会很糟。”

“到时候可才真糟呢。”

“半城的人可能都没命。”

“未来五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他们这么说。”

这就像向一个有洞的容器灌注溶液一样。当时那群长者坐在这儿两日两夜，不断重述他们的城市将遭毁灭，就像是在诉说他们可能会头痛一样，现在这四个年轻人在所做的和他们完全一样。之后，他们停止了这种单调的对话，有个女的，自己一边弹奏一种弦乐器伴奏，一边开始他们所谓的歌唱：那就是说，发声活动不再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谈，而改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发声，声调的幅度比交谈大得多。我们向这四个人输送的信息给溶合成了下述歌词，由那年轻的女声唱出：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地球
即将毁落
我们知道我们脚下的大地
必将动摇
我们知道，因此……
我们又吃又喝又爱
醉醺醺
乐昏昏
因为我们大限已到
第一阶段放弃

他们继续进行交偶仪式。我们截断了思想输送，就算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也已用完了第四组动力了，而且毫无结果，就此结束了第一阶段任务。此一阶段本是要设法将警告信息传送到特选对象的脑中，让他们以心电感应方式自动传送其他个体。我们于是开始第二阶段任务，这一阶段将透过有计划的游说，争取某些适当人选的思想，利用他们做为代言人，发布警告。我们决定放弃第一阶段，因为我们相信所灌输的信息，对他们的现有心智结构过于陌生，就如流水穿过筛篮一样，一路穿过了他们的心智机械。他们无法辨认我们所说的。换言之，我们当时仍不明白，他们没有反应是因为我们的话太平淡无奇了。

第二阶段一试

我们三人于是陪同那四个年轻人乘坐他们的机器回城。我们觉得有他们做伴较易寻获适当人选，年轻人也可能比年长的有用得多。他们操纵那部机器的方式可真吓人，简直就是自杀式的。在抵达城市郊区的途中——从天亮到日出——他们共有四次几乎和其他车辆相撞，对方车辆也是开得同样莽撞。然而那四个年轻人全不畏惧，反而显露那种叫做哈哈而笑的生理机制，那就是说，肺部不断剧烈收缩，导致空气释出时产生嘈杂的声响。在这一趟旅程，眼看他们的鲁莽，他们对死亡，对痛苦的漠视，我们的结论是，这四位和先前那二十个年纪较大的人一样，都可能与常人不同，不具代表性。我

们开玩笑地想，他们这一族类有许多身心有缺陷的，我们不幸正好都碰上了。车子在路上停下加油，四个年轻人下车在附近走动。在一张长椅上另坐着三个年轻人，相互挤靠，神情恍惚。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穿着式样多端，毛发蓄得长长的，手上持着几个乐器。我们这四位想激醒他们。结果只成功了一半：那三个人的反应缓慢，看来十分笨拙，无力，要不是听不懂人家所说的，可能就是无法表达所了解的。之后我们看出来，他们是受了某种药品的影响。他们手上有许多这种东西，那四人也想要。那种药品加强人的敏感度，但妨碍一般的反应能力：那三人对我们的存在比原先那四人感受强烈，那四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就坐在他们车子里。但那三人，从半醒半昏状态中苏醒过来，似乎看到，或至少是感到了我们的存在，对着我们发出了赞同或是欢迎的声响。他们似乎把我们和加油站屋顶上出现的阳光联结在一起。那四人说服了这三个，得到了一些药品之后向自己的车子走来。我们决定留下来，因为另外三人对我们的敏感度相信该是个好现象。

我们向他们的思想潮流测试，发现他们相当自由、宽松、没有其他那几个的抗拒和紧张现象。之后，我们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是我们的任务中真正危险的时刻：我们这几个外交使者很可能在一阵难以形容的混乱和暴力之中消失。那时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分辨麻醉毒品的效力和感官功能效力两者之间的区分。现在我们知道了，大致情形是毒品影响走路、说话、吃东西等等的机制功能，导致动作缓慢或功能混乱，然而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等器官则畅通且感应灵敏。但就我们的情况来说，进入他们的脑中就是一种攻击行为，因为我们触动了他们一种叫做美感的现象。美感是指正常情况下的一种感官吸收状况，然而对我们来说，就像进入了颜色的爆炸区。这也是我们的感官模式和他们不同之处：他们的生理结构似乎随着鲜艳的颜色而震荡。进入未吸毒的脑袋，要保持平衡已够困难；进入吸毒的人脑，在他们凝视灿烂的颜色当中，我们很可能就会被一扫而光。

动力短缺长话短说

虽然我们禁不住想再讲下去，但如果要继续使用这条频道的话，就必须长话短说：当地人有许多消息要透过这频道报导。总之，那三个年轻人由于脑中那灿烂的一面而高兴得摇摇晃晃，这个我们当然是由推论得知的，我们想也没想要去加以研究。他们站在路边上一直又喊又唱，叫嚷着城市要完了，最后在许多路过的车子当中终于有一部停下来载我们。我们快速给运进了城。车上有两个人，都很年轻，我们向他们脑中灌输的警告信息，或该说由那几个人口述的，他们两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经过了一番快捷地运送之后，我们到达了城市。城市很大，人口很多，建在水边一大块四进的地上。城市五颜六色，非常非常鲜明，加强了对我们的打击，身体难以保持平衡。我们有点怀疑，为了要散布信息而占据某些特定目标人物的脑中，这种方法究竟实不实际。这种转化对我们来说，太激烈。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在那阵欣喜若狂的极度狂乱中，我们能够不被扫除，还是留下来为宜。脑子被我们占据的那三个人下了车走上街道，高声大叫我们心中所想的：在未来五年某个时刻，地球上这一块地一定会剧烈震动，全城大部分地方都会被毁，引致大量伤亡。那时天色尚早，但路上已有许多行人。我们等待某种的反应：兴趣是不太可能，质疑或许可能。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都可以亲自解答，提供意见或援助。可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许许多多的人当中，除了有人投来

一瞥，或漠然地瞪上一眼之外，没有一个人留意我们。

被捕

街上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嚷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我们所说的话让这些人有了反应，他们可能是向居民发出了某种警告，或是向大家声明为了自保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但原来是车子的声音，军车之类的。（我们）三人从街上被带走，由于扰乱公共安宁被关进牢里。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以为是有关当局召集我们前去询问我们所揭露的事实。在守卫手中，在街头上，在军车上，我们不断高声嚷叫，喊叫出事实，直到有个医生给我们那三个主人打了一些什么药物。他们马上失去了知觉。我们是在那时听到了医生和守卫的谈话，才知道他们原来已遭逢了一次灾难。我们太震惊了，一时无法领会个中涵义，不过我们还是决定马上离开这几个人，反正他们已失去了知觉，即使这种传达警告的方式行得通，（显然是行不通），他们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我们得另行计划。医生还说他医疗许多人的“妄想症”，尤其是年轻人的。我们那三位主人就是被断定患上此症的。显然是要是有人对即将发生的灾难产生恐惧而想警告他人，而在被当局阻止时又表示愤怒的话，那就会有此遭遇。这种诊断，再加上医生和有关当局都知道所面临的危险以及过去的灾祸，实在奇特。换言之，要是有人了解所面临的威胁，想采取步骤避免或减轻危险的话，当局将之视为疾病，或心理缺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但我们当时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同时直到现在仍没有时间，因为——

……最后，我们有个温馨的故事要向大家报告。有五个人，他们不是有钱人，只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们捐出了一个月的薪水赠送小珍妮丝，送她前往世界知名的佛罗里达心脏医疗中心填补心脏玻洞。小珍妮丝，今年两岁，本来可能要抱病终生，现在关爱的仙女挥动了仙棒，她明天将飞往佛罗里达接受心脏手术，这一切都有赖阿特斯亚街上五位好心的邻居……

……我们使用的波段正如所料被打断了，但无法确定何时被打断。总之，我们离开了那医生和守卫，他们讨论到了上一次灾祸，说是有两百英里的土地裂开，死亡数百人，整个城市震成碎片，接着，一场狂焰怒火。

幽默机能

那医生很幽默的（请注意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哈笑，那可能是解除恐惧紧张情绪的方法，因此可能是一种他们面对灭绝的威胁时所表现的消极机制），他说，在上次灾难之后好多年，那地域上的人提到那件事都称之为大火，而不提地震。这种遁辞法现在仍很普遍。换言之，火灾的现象规模比较小，比较容易控制，因此他们一直喜欢用那个字眼，而避开那个描述难以控制的大地摇震现象的字词。可怜，这显露了他们的无助，甚且恐惧。我们要再次强调，在天底下任何其他地方，恐惧都是一种保护和警告的机制，但这些人，他们的恐惧功能出了毛病。至于无助感，这倒是到处都有的可悲现象，即使是那些最凶狠的畜生也不例外。但他们没有理由感到无助，疏散城市的方法有的是，同时——

……新社区计划在西郊建立，将可容纳十万人，预计明年秋季完工。区内有商店、电影院、教堂、学校和一条

新建道路，本城风景美丽，气候得天独厚，位置适中，海岸迷人，全市继续快速增长。新社区将可应付过度挤迫的.....

阶段 、 、 ，全弃

.....眼看第一和第二阶段都失败了，我们决定放弃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本来是要综合第一和第二阶段，寻找适当的人选以进入他们脑中，让他们做传声筒，同时在他们思流中注入一些材料再传送出去。目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工作。

综合第二阶段的结果，那时我们栖息在三个吸了毒品的年轻人脑中，我们发现要是要假扮那些老家伙和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的话，得十分小心。我们从狱中经验得知，当局讨厌年轻人，但那些年轻较大的，形象虽附合社会要求，则不知有关当局听不听他们的。

无能辩认是非

我们那时对所发现的仍然十分困惑，不过至少有这么个认识：这一个族类在听到某件事情时，无法辨认是或非。在我们这一星球，由于思想结构如此（其他我们所研究的族类也都是如此），如果有一新的事实，只要有物质证明，或由一些旧概念交叠而成，则我们全部接受，视之为事实、为真理——直至有更新的发展超越了它。但这一族类的人不是如此。除非他们认为来源确切可靠，否则他们无法接受新信息、新资料。要说这妨碍了他们的发展，绝不为过。我们在此建议，日后前往该星球向他们（假如还存活的话）输送有益的信息时，务必要非常小心地选择出使人选，务必选出各方面都与该地社会上最地道、最无害的居民完全相像的人，因为他们的恐惧机制似乎放错了位置：本来该用来防范或减轻灾害的，结果却用来怀疑任何不熟悉的东西。举个例子，在狱中，那三个年轻的家伙由于吸了毒品，口齿不清，且由于（现在我们已明白）掌管社会的家伙不喜欢价值标准和他们相左的人，因此不管年轻人说什么，结果都一样。纵然他们说（或叫嚷或高唱）他们观察到了一些从其他星球前来的访客（他们只是感到、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像十分细致的发光体，其实纵使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三个像人体那么大的发光体，也绝不会有人加以理会。但要是社会中专门受过那一方面的训练的人（那是个分化得十分厉害的社会）说他从他的器械（他们非常依赖机器，对自己的观察能力失去了信心）观察到三个震动快捷的发光体，他至少会获得些信任。此外，我们的用辞也必须十分小心。一件他们不熟悉的事实，使用某一种言词述说也许会获得接受，但如使用他们不熟识的言词，则可能会导致各种的惊慌反应——恐慌、嘲弄、害怕。

顺应当权派的价值观

我们投胎成为两个成年男性，衣着十分小心，样样都要叫他们顺眼。剪裁和老家伙不同的衣着会引致非难或怀疑。颜色也要较朴素的；鲜艳的，除非是一小片，否则也难为他们接受。我们敢说要是我们的穿着有一点点不合他们的标准，那我们什么也于不成。

但也只有掌握大权的男性才限制衣着的选择。女性的装束五花八门，且变化万千，一下子从一个标准或款式急剧地变成另一种。年轻的男性，只

要不参与管治的器械运作，也可随意穿着。毛发的修剪和式样也非常重要。女性和年轻人享受这方面的自由度，但我们则必须修剪平短，步伐也要稳重不乱；脸部表情则要使人看了放心。例如他们有一种表情，嘴唇向两边延伸，露出牙齿，称之为微笑，表示善意，无意攻击，意图保持和平。

于是，经过改装之后我们在城市四周走动观察，而竟然几乎没人察觉，实在叫人诧异。我们虽然模仿得相当到家，但毕竟有些漏洞，只要仔细观看，就会发现。但他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彼此并不关注，那是个注意力甚差的族类。在大家毫无戒心的情形下，我们发现人人都知道五年内地球会发生剧动。然而他们虽然“知道”，却并不真相相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的生活计划完全没有改变，就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似的。何况他们也有个实验室或是机构之类的在研究上一次震荡，同时计划如何应付下一个——

.....今天下午的棒球比赛，部分看台棚架倒塌，压死六十人。总统、英国女王、教皇纷纷致电慰问。球场经理泪水纵横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悲惨场面。受灾者的脸孔不断在我眼前出现。”事故的原因是看台的建造和维修，以及防范倒塌措施都是以业者的最大收益为大前提。死难者基金在清理现场时已成立，现已达二十万元，仍不断增加——

地震局

我们前往地震预测和防范局参观，我们是以区域二的访客身分前来的，区域二和本区结盟，因此受到欢迎。

我们或该简介一下该局的织组：局里有五十个成员，个个都是技术最高的技术人员，人人使用最先进（和我们的一样先进）的设备侦测震动、震荡、摇动。这个机构的成立就是由于他们知道该城存活不了五年，或者说不太可能幸免于难。这些技术人员个个住在城里，终日呆在局里，而地震局本身就设在危险地带。在事故发生时，他们很可能全都会在场。然而他们却人人表情愉快，毫不担心，可说是非常勇敢。但和他们交谈了一下，讨论他们预测地球大变动的仪器之后，我们忍不住要说他们和那些莽撞驾车，不是害死自己就是害死别人的年轻人十分相像。他们打定主意不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就是他们身处危险，势必和其他的人一起遇难或重创——

.....大火黎明时刻发生，幸好路上行人不多。火势迅速蔓延，瞬间即由地下室窜升至四楼。大楼内数十住客被迫往高层逃生，少数几人成功通过逃生门，然而大部分太平门都卷入大火之中。路上一不知名人士不顾浓烟和烈火钻入大楼及时营救出二楼上两个哭叫的小童，再晚两分钟就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又即刻回身投入熊熊烈火，背负一年老妇人出来。而不顾围观群众的劝告，他坚持返回大楼，从二楼窗口向下面人员掷下一婴儿，自此即失去踪影。婴儿无碍，然而无名英雄却倒入烈焰之中，同时——

基本机制

.....我们相信我们找到了他们使自己维持长期不做决定、不采取行动的办法，那就是不断地讨论，不断地分析。例如，这个机构的技术人员就不断地向市府官员和老百姓发出警告。他们的预测——这里或那里将有小型震动——一个接一个都——实现，然而警告虽不断发出，讨论仍不断进行。他

们完全习惯了这一套，要和我们讨论积极的防范措施简直不可能。他们甚且会起疑心，把我们当滋事分子。总之，讨论地震的发生时期、性质、强度，他们并不觉可怕，但对疏散住户或迁城的建议，他们就党反感。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们的社会层层分工：地震局只负责预测、示警，不负责提交解决的办法。而这个机制——谈话机制——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觉得许多他们认为是促进改变、保护生命、改善社会的方法实际上是阻止改变的办法。他们仿佛感染了懒散症，缺乏活力，因此必须抗拒改变。太费神了。而他们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口头、言语活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他们述说了问题之后，心里觉得舒坦、欣慰，再无多余的力气去体现所陈述的。我们甚至认为他们觉得把问题陈述之后，就比较接近解决之门——

民众抗议当局决定拆除第三街上的三栋摩天大楼以兴建更高的大厦，而不将经费用来为市区穷人提供低廉住宅。据最新调查，市区有一百多万穷困人家，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全部居住和环境恶劣的——

.....例如，辩论、讨论、各种的说话竞赛，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从不间断。

一切活动，不论是公开或私人场合，都只限于谈论，公开或私下谈论。很可能他们生理结构如此，任何事情除非经过讨论，经过话语表达，否则就不算曾经发生——

仅五月一个月已举办了三十五场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共达七万五千人。而五月份的游客也比往年的五月多。今年的会议与游客数字已创历史新高，足见本市的吸引力、地理位置、气候、风景、殷勤的待客态度，已举世闻名。兴建新的饭店、旅馆、餐厅实属必需——

.....自从我们观察到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就决定拨出大量资源协助这个姊妹星球解决问题，那就是——疏散整个城市，这对我们来说十分明显自然，然而他们却似乎无法加以考虑。真是难以置信。当然，相信诸位也必有同感。

漠视死亡

我们只能说我们所发现的是——此城居民根本不肯去想弃城的可能性，不肯考虑迁往一个不是绝对会被摧毁的地方。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生命并不重要，他们对痛苦漠不关心，认定自己的族类势必会因为自然灾害、饥荒、战乱而不断丧失生命、力量和健康。

而这种态度和他们对个体、对小团体无穷无尽的关怀和奉献，竟可并列存在，这似乎表示——

.....捐款将用来在广场上建造一纪念石柱，柱子一面雕刻死者威廉·安德斯魁的头部浮雕，另一面刻着：
安息

大地怀中

逝者虽逝 此情不渝

琼·安德斯魁自五年前丧夫以来，每星期七天，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在大道汽车旅馆工作，赚取费用建造这个简单而又感人的纪念柱子。她说她的健康已受危害。五年来无休无止的辛劳已敲响了警钟，但她无怨无悔。“他

是世上最好的丈夫，”她对记者说——

.....他们这种对环境的漠然态度，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们愿意谈论局势，我们于是设计了一个计划——

.....世上空前的娱乐盛况，节目将包括世界顶级马戏；
冰上表演；整整一个星期，一场连一场的流行音乐会，日以继夜；此外还有世界最伟大的英国国家剧院的三场歌剧表演；举世瞩目的长青国际巨星“三姊妹”。第一夫人及其千金将莅临盛会，届时将星光闪闪，名星群聚，包括巴勃·霍普——

.....“召开会议”的意思是聚集一些人交换言辞上的陈述。这可能是他们平抚焦虑的主要机制：他们不论是什么场合都使用这个办法，由政府、行政机构、各有关当局召开，有时称之为会议，有时则使用其他名称，这通常是一种社交活动。例如会议可称为宴会，是欢乐性质的，但主要活动是讨论某一个或某几个主题。最主要的是一群人聚集一起交换言辞模式，之后转告没有与会的人所发生的——

.....本市保育年已结束，成果骄人。市民的心中已深切了解未来的形势，兴趣将不致消退。会议.....

教育

他们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训练鉴定言辞的能力，区分自己的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认识时会询问对方的意见，但相互容忍。不带刺激、可以容忍的意见又叫“公认的看法”，就是说这些看法或事实已经由某种权威盖上印鉴认可。他们的说法是“那是个公认的看法”或“这些看法都是公认的”，但这并不表示人人都奉行那个看法或事实，行为也不一定因此有所改变。基本上说，公认的看法，不管遵不遵行，都是大家所熟识的，不会导致敌意或恐惧。受过教育的人的特征是：他花费多年的时间吸收公认的看法，随时可以复述。但如果所吸收的意见与目前的标准看法不同的话，就会受人怀疑，且可能被指为固持己见。

到了这时，地震局里的人都认识我们两人，一个名叫赫伯·邦德，三十五岁，男性，另一个叫约翰·韩特，四十岁，男性。我们已学会了許多，不会直接问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这类的步骤？”这会导致他们的功能出现阻塞或故障。我们使用的方法是：“我们来讨论讨论阻碍我们采取这类步骤的不良因素”，例如确保新的建筑物不要靠近震动或震荡地区。

这种讨论的方式十分成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谈论而不致产生敌对情绪。但很快我们发现有些用词、用语会导致强烈的情绪反应，如：利益动机、商业利益冲突、既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情绪语言。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至少从经济的观点，这些词语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感情激动得令会议无法持续下去。

那些家伙大有可能相互肢体攻击。换言之，大家的意见幅度（请参阅前段）太大，不能彼此包容。所谓意见不同，那是指人口的迁移和计划等方面的事宜，至于有关地震的问题，那是几乎全体意见一致。

都市计划 方式野蛮全球独一无二 却非史无前例

他们的人口迁移、都市计划似乎非基于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参与计划的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例如，在这次会议以暴力结束之前，我

们已明白他们为何要在地震中心点上建造大批豪华的大型建筑物，因为那个地段“租金”高昂，——也就是说，人们愿意付出高价在那一带居住、工作。而营建商、规划者也不该被斥为狼心狗肺，因为这些人常常也是住在那儿，在那儿上班——

……医院的急症室有一个由十位医师和护士组成的小组，二十四小时轮班抢救人命，在五年前这些人可能丧命——没有急诊设备的医院仍难以挽回这些人命。患者通常是车祸或街头打架的受害者，送医院时通常都严重受创。短短几分钟的延误都可能引致生死之别，因此伤者抬离救护车即开始抢救工作——

……既然他们的愤怒有许多都是针对自己的年轻人而发的，我们于是离开了地震局，回到市中心，再次接触年轻人。

地震局于事无补

在地震局，位居助理或茶水职责的年轻人都属于同一种次文化，他们的衣着和行为都以老家伙为榜样。我们在城市遇到的年轻人则成群结队，是赫伯特·邦德或约翰·韩特之类的人所不容易接触得到的，因为这两人年轻较大，衣着和社会中的当权派男性一样，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间谍还是什么的。我们于是投胎成为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决定花费所剩动力的四分之一来说服他们决定一件事情，并实际采取行动。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一样，也是无休无止地讨论、谈论、歌唱，同意别人的论点，从中获取快乐和满足，但就此而已，没有下文。我们向他们建议，基于他们该市所将发生的，他们——年轻人——或许该设法说服其他同年龄的人一起离开，另找个地方居住，要是另建新城资源不够，不妨搭篷而住，找个欢迎难民、愿意照顾难民的地方。

失败

但惟一的成果是他们谱了些新歌，都是忧心郁郁的，主题都是有关难逃的劫数。我们和年轻人相遇的地点是海滩，正值夕阳西下。这种时刻对一切动物都有强大的忧伤作用；我们事后才知道我们应该选择其他时刻。那时海滩有许多年轻人，很多都带着乐器。

有五六个把场面变成了一种会议（请参阅前述）形式，但和大众对话的形式与他们的长者不同：他们不是采用谈话，而是透过歌唱——声调高昂，且带感情。这种感情和地震局会议上的不同。那一种带暴力、具攻击性，几乎造成武打场面，但这一种感情，沉重、忧伤、消极。我们既然无法说服他们讨论——透过谈论或歌唱——大举迁离城市的问题，我们于是设法讨论如何避免聚居最受威胁的地区（当时我们处身其中一处），以及地震时如何避免大量伤亡，如何抢救受伤者等等问题。

年轻人的绝望

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其实从那三个最早被我们占据了脑袋的吸毒年轻人身上，以及那四个乘坐金属运输器的年轻人对死亡的漠视态度，我们应已获得大致的线索。我们可以说年轻人是处于无能的绝望状态。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较年长者头脑清晰，就是说较能反映和批评错处和过失，但他们无法

相信自己的效力。在沙滩上，天色逐渐暗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听到下面这类的交谈：

“你说你相信那一定会发生，且在五年内。”

“他们是这样说的。”

“那你是不相信会发生？”

“要发生，就会发生。”

“但不是要不要——是一定会发生。”

“他们都很腐败，我们能怎么样？他们要让我们同归于尽。”

“谁腐败？”

“老人。他们掌管一切。”

“那你们为什么不质疑他们？”

“不能质疑他们，他们太强了。我们只能回避他们。我们必须如流体，像水一般。”

“可是你们仍呆在这儿不走，发生的地点就在这儿。”

“他们是这么说的。”

人群中掠过了一首高歌。这时天色已晚，水边聚集了数千人。

那将很快发生

他们这么说

我们活着不为战斗

一天也不

他们瞎了眼

他们搞得我们无法思考

我们活着不为战斗

我们活着为了死亡

集体自杀

他们数百人集体自杀，有些游入黑暗的水中；站在水边高崖上的则纵身一跳——

……捐出五十万在公园建一鸟园，收集世界上所知的

一切属类。希望由于人类的残酷与无知所造成的各种濒临

绝种鸟类，可在此鸟园生子添孙，增强——

……所余动力极少。我们决定做最后一试，集中在某一地方。我们准备离开这群年轻人，回去找年纪较大的，毕竟当权的是他们，但不要去地震局，那些人感情不稳定。

我们要小心选择用语，不要引起情绪反应，要选择一个公认的看法。

他们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所做的和自己所说的十分不同；他们的心智结构就是如此。这可由许多古老名言看出，例如：“观其行；勿听其言。”

我们决定使用他们另一种减轻焦虑的方法来加强这一个公认的看法。我们注意到会议是当中的一种方式，把看法注入高昂激情的声音之中又是一种，例如海滩的年轻人所做的。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合我们最后一试之用。我们考虑了第三种，但也放弃了。这一种我们还没提及，那是把令人不安或叫人不快的看法透过仪式的形式，公开向一小群人演出，或由一种叫“电视”的科技转接，将视像向千万人即时传送。一些不合他们道德标准或濒临边缘的事件都可演出，引起大众激烈地赞同或反对——这是一种精神发泄法。

一段时日之后，这一连串演出的事件大家都变熟悉了，以后就经常演出。这种测试不熟悉看法，使之适应本土气候的方法一直在进行，而另一方面，大家熟悉和老生常谈的看法又透过仪式不断演出，两者同时并行更加有趣。这使得本来索然无味毫无新意的生活变得充满激励，叫人能够忍受痛苦而不反抗。不论是上述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的戏剧，都可能十分复杂精练。但我们决定采用第四种机制或方法：口语游戏。其中一种是由一个人或两个，或更多人讨论一些话语，然后由上述方法传送。

既然我们的对象是权威人士，于是又恢复了赫伯特·邦德和约翰·韩特的身份，并和一电视台接头。我们假造了一个叫英国的地区的证件，该族群近年十分强大且好战，而且由于过往的侵略行径和军绩卓越，略具声望。

笑声，功用（请参上述）

我们拟了一个词组：“观其行；勿听其言。”辩论昨晚举行。起初，笑声满堂，那该是个警告信号。我们引起的笑声并不是敌对的“嘲笑”；“嘲笑”虽叫人不快，但却较“欢笑”安全。欢笑代表同意，表示受宠若惊。这第二种笑声是由少数人的看法所引发的，这些少数人认为自己较普通大众思想前进。咄咄逼人、充满敌意的笑声较为安全，因为这表示情势均衡，叫旁观者放心。然而如果所谈论的看法挑衅观众的标准，则共鸣的笑声令人感到紧张。我们陈述的理论十分简单，就如前所述：这个社会对死亡和痛苦漠不关心。大家不知畏惧是何物，至少是不懂因畏惧而保护社会或个人。没人看得见这些事实；所有用以形容行为的言论都和事实相反。官方的言论都是和保护自己及他人有关的。在整个过程中——也就是在我们陈述我们的理论时——大家哄堂而笑。

这种游戏是有现场观众的，制作的人可通过他们来判断坐在电视机前的全市观众的可能反应。笑声很大，且持续不止。和两位英国来的文字教授，赫伯特·邦德及约翰·韩特论战的是当地一家大学的两名文字教授。辩论有比赛规则，主要是每一件陈述的份量或重要性都要和前一个相同。我们对手的陈述，长度和我们的一样，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相反的观点。再次轮到我们则，我们举本市面对某一次灾害的举止为例证明我们的论点——但我们没机会讲多少。我们一从理论的观点，也就是从一般性的转到特定的事例时，笑声马上中止，强烈的敌意接着出现。他们有个惯例，观看仪式的人如果不喜欢的话，可向转播的地方表述劣评。赫伯特·邦德和约翰·韩特的言论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激烈反应，接听意见的机械都出了故障。两位当地的教授虽然遵守游戏规则维持冷静的风度，他们还是十分紧张。结束后，他们说他们大概会失掉饭碗。他们抱怨我们这两个“外国人”，不明白在这种场合语调必须轻松，主题应普遍化。

我们两人走到大厦门口时，门外有一大群人，主要都是上了年纪的，敌意非常浓厚。

节目的制作经理把我们拉回去，带我们到大厦顶楼，叫守卫看着我们。群众显然是愤怒得想杀害我们，愤怒的主因是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顺从了，没有理由制造更多的混乱和——

……请将逝者送来此处，我们是您的家庭朋友，您的
难中朋友。我们将恭恭敬敬，照顾您的母亲、父亲、先生、
太太、兄弟或小妹，就像他／她在世时您照顾他们那样，我

们将会将长眠者抬至永息之地，轻轻放下，在一块鸟语花香的地上安息。您可前去探访，沉思……在您闲暇的时刻，您将有一块净地，静思离去亲友在世时的快乐时光——

……动力已非常短缺。我们已别无他法，此次任务必须宣告失败。我们一事无成。

我们也无法了解导致他们产生缺陷的原因。就我们听知，没有哪个星球上的族类是像他们那样的。

看守我们的守卫放松了警戒时，我们干脆将化身散化，回到飞船上去。他们可能以为我们逃去了，或是被仍然十分愤怒的群众绑架了。从大厦楼顶，我们仍可见到他们——

……在我的评论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惊，如此可恶的节目。问题不在于两位来宾说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毕竟，我们人人都要活着面对“事实”，而他们竟天真的以为是向我们揭露事实。昨晚邦德教授和韩特教授品味之差，语调之粗劣，态度之低劣，对观众深层感受之麻木不仁，实在无与伦比。

离去

我们聚合了原来的六人小组，将很快启程归去。我们暂时有个结论：一个注定遭受灾害，却又无能预防的社会，除了那些已准备好面对混乱和灾害的人，没有多少人能逃过大难。斯文的、听命的、服顺的、听话的一遭攻击就会丧命；流浪者、罪犯、疯子、赤贫者则有机会残存。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年，当地浆喷发时，除了那些被目前的社会主政者视为无用之人，其他的全部难以活命。目前的社会大无弹性，难以适应——我们前面已说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在这城市里或许隐藏了些团体，我们没接触到的，而他们也不想接触我们。他们不但预见了未来的事故，且已采取措施——

西岸监察者

山姆·贝克是个住在长脊的农夫，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发光的圆形物”，昨天傍晚太阳下山时候从他篱笆外一百码的地方起飞。他说，“它一下就升入天空，我的眼睛跟不上。之后就不见了。”同一区也有其他的人声音在过去几天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

官方的解释是上个月夕阳出乎寻常的灿烂，导致岩石和大片的沙石出现强烈的反光和幻景。

军区 向总部之报告（最高机密）

十四日晚降落之不明飞行体，降落时已受监视，之后七天它停在原地不动，无人离开不明飞行体，这与前十二次在同一地点出现之情形完全一致。这是此一系列中的第十三个，体积较前十二次的为大，动力也较强，由声镜15录得的差距亦十分巨大。这一个不明飞行体，和前十二次不同，普通肉眼即可看见。我们在第一个不明体降落之后聘用的观察员——农夫布列克森氏，告诉我们这一个比较清晰。“其他的，得很费劲才看得见，但这一个降落和起飞时我都看到了，但升得非常快，一下就不见了。”M8部门认为十三